

XU ZE CHEN
徐则臣
著

我为什么要到北京来
我想看清这个城市的什么

WANG CHENG RU HAI

王城

如海





王城
如海



徐则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城如海/徐则臣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02-012224-0

I. ①王…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8423 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7 千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8.625 插页 6

印 数 1—30000

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224-0

定 价 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中

尽管没耽误余松坡早饭，罗冬雨知道（他还是起迟了）晚半小时。按她习惯，若无特殊状况，余松坡却如早晨看见她第一眼，~~还是~~是一个洗漱完毕、清爽如罗冬雨，而不是今天早上这样，蓬头垢面、睡袍一板板交冷露出光腿。但的确^{遇到}意外，半夜余松坡发病了。过了子夜她没由地进入了眠浅状态，薄薄地浮在睡眠之表层，空气净化器微弱的声响却听得分明。余松坡卧室门~~打开~~咯嗒一声打开时，她及时地醒来，隔着她和余某一卧室门心及客厅的客厅，她~~快速~~判断余松坡~~脚~~脚拖拖鞋与地大理石地板摩擦的方向。当她发现他不是朝向卫生间也不是朝向厨房，而是在客厅里~~转~~（转）了一圈时，果断地~~翻身~~穿上睡袍打开门，借着窗外北京夜空含混的霓虹灯光再客厅里另一台空气净化器上蓝色和橘黄色之指示灯光，她看见余松坡睡袍整齐地贴在客厅墙角在处，眼神安详但表情紧张，五官之间相互较劲儿，以她之经验，余松坡今越来越快，挥臂幅度渐大，直到失控，最终喊出声来，对茶具大打出手。这个过程只需要五分钟到八分钟。来得及。她在悄悄地走向客厅东南角一留声机时，觉得自己半夜之眠浅就是为这一刻准备的。她预感到这个四十开八岁的男人今夜要出问题？她打开留声机，调到可耐适宜之那个声音高，当唱针落到黑漆胶纸上时，“泉映月”之胡声悠忧伤之月光莹莹洒洒来厅。

余松坡一连续慢下来，手臂一摆动地跟着缓慢而抖动。他闭上眼睛又睁开，五官逐一放弃戒备，回到它们原来的位置。一张帅气的中年男人~~平~~的脸。罗冬雨站在留声机旁边不出声，看着平

，免得拉断和刺破他。而床板又硬得可怕，
不谨慎。天亮以后得给祁好打个电话。

雨送过余果从幼儿园回来，余松坡刚起床，正在
问，余果咳嗽如何，去幼儿园的路上能不能，喜老
师怎么答。

果的确很好，昨天夜里就没~~咳~~咳。早起和上学
，咳嗽了几声，听着也不吓人。~~她~~~~带~~~~一~~~~袋~~~~中~~~~药~~
午令温~~一~~袋中药送过去。喜老师的唯一建议是，
旦令温了，两个集体节目余果都站在第一排，缺了不
你应当好的，肯定也希望孩子表现出色吧？”喜老
，是阿姨。你看我老是给弄温掉。但余果可是
温时每个+朋友都要请一个家长来，他请谁，他说
师的话罗冬雨没告诉余松坡，只说不能请做
果很乖，”罗冬雨对余松坡说，“昨天林警官让
，日早上在幼儿园门口~~碰~~遇到了，果果在
林阿姨早上的林阿姨辛苦了。~~在~~~~林~~

如此有力量的

一头一脸的汗。祁如支起身子，在窗外异国二月老藤下看着余松坡，突
~~然~~心疼得肠胃部跟着难受。得多大的刺激才能让一个大男人
心生恐惧，过一阵就敢想离世界远远的逃之夭夭？她一把抱起余松坡
的脑袋，怒：这是我的男人！~~她听见~~这六个字在她心里发出巨大的
声响。~~她的声音，都有点咬牙切齿了。~~她听见自己在心里念出这六个字，
声音大得都有点咬牙切齿了。余松坡醒了。

没理由

“我做噩梦了吧？”他问，“没吓着你吧？”

107

祁如抱着他，很多年以后抱着儿子余军，让他倚在她的怀里，“你知道
我在想什么？”她摇晃着余松坡，“我在想：这是我男人。”~~摸~~摸着他的脸

真

这六个字言出反成余松坡屡试不爽的春药，他的身体会立刻做出
反应。那骨肉到液一般的欲望。那个月圆之夜，他翻身把祁如的~~脸~~
完整地覆压到身下。“以后再发现我做噩梦”，他断断续续地说，“你把
《泉映月》打开，看看不管用。”

“如。”祁如也断断续续地回答，“如。如。如。的。”

他们的身体分开以后，风清月白。余松坡说，没有比《泉映月》
更好的镇静剂。高中毕业以后，每当~~遇到~~面临大事，或者内心烦躁，
焦虑和恐惧，他都言听计从《泉映月》。它能让祁如迅速地静下来，
二胡声~~如~~水，把他躁动不安如数冲洗掉。这让祁如想起尿毒
症患者的透析，令身的血液洗上一遍，皮包了。

如不绝的流

“什么是二胡？什么是《泉映月》？”

“我爸会拉二胡，拉得最好的是《泉映月》，闲下来每天即会拉两遍。”
余松坡说，“文革时我爸是~~一个~~乡里的文艺宣传队的乐手，总
街串巷地拉二胡。这曲子我听到骨头里。”
“文革”结束了，宣传队也解散了，他回家拉，常年累月。

首本

雾霏弥漫，这脚又踏进夏里套住啊。

从房间里出来，罗子雨已换好浴巾。她在镜子前整理着头发，
欹斜可欺。先用酒精棉球擦消毒，在喉咙痛得喘不过气，但他
忍着。他俯身脱裤子，目光向下，正对罗子雨。她浴巾中干干净净
的头，她并没出水一味道。不管他的那副样子，罗子雨，送水，
罗子雨半时能用她一浴室。她白化，散发着幽闭味道。罗子雨
那道笔直一自她，让余红坡发现了别样的我。他亲热地抱一
抱过（在他家做）四年保国的女儿，她开始坐无天，在脆弱，
的女人正神让男人或望化是个孩子。他觉得自己有点不寻常，像
不能说对他一切似乎已倦不感不感着二过了。

“该睡了，去睡。”他说。

“等一下。”罗子雨说，她是在他耳边说，以便不影响到
响的楼下。

这夜在里至夜秋。她把到罗子雨端了一下，去冰箱里取
出昨天调到一萝卜榨汤水。罗大夫说，到没事就给孩子吃药。两
周前他和那女余红坡看信使中一中医大夫，余红坡翻书一十年
月，北平到跑一医院跑跑过，能吃药也即吃过了，过五夜。那女
朋友一朋友在信一信大夫，大夫说，他神不在三角二十岁就翻成
大了，付说，也不在他七岁成了盲人，也不在他少开常吃药，只以
后药和推拿手段治病；他一神在，听完罗子雨一讲余红坡到一在
一十月一病村在夜身，以余红坡日常说话细声，慢说：她
朝向余红坡在病上比与信二部的，慢说：他说：“你这样子可
得上点心啊。”


州奥玛会后，停下来吸了烟。他坚持回纽约才心。
房里给他过七十八岁生日，离开病房时，他已经修了二十年的。
纸看时，~~说~~说：你是文化人，有活可以写出来。我问她：您有
爱情吗？他说：没有，我即点在黄历，说给你们的牙~~医~~做。昨晚
我做了一个梦，我第一个女朋友变漂亮了，那真是~~美~~如天仙，不论你们。
她把手让我去找她。
她在哪儿呢？
五年前~~死~~了。
病房的~~下~~安静下来。后半夜，我们都在睡觉，老斧子体静息地

去找她了。我把那张《纽约时报》塞进了书里。
这封信应该~~在~~地坐在书桌前写，用英语。但没办法，我
出院，她相信科学既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也就有~~可能~~在我身上也
奇迹~~一~~回灵。她不~~听~~听任何绝望的话，也~~不~~不~~做~~不做任何
~~事~~事。我只待在医院，见逢插针~~地~~地写。太太在~~身~~身也~~曾~~曾~~不~~不~~能~~能
~~不~~不~~在~~在~~身~~身，我把书~~写~~写~~完~~完，他们就~~一~~一~~出~~出~~院~~院，
书看得久一点，他们也~~不~~不~~会~~会~~回~~回~~家~~家，
不要命了，
会~~回~~回~~家~~家的，
也要~~回~~回~~家~~家的，
他们~~的~~的~~话~~话。
作

信~~收~~收~~差~~差~~进~~进~~书~~书~~中~~中~~的~~的~~书~~书~~里~~里。
~~我~~我用~~国~~国~~语~~语~~写~~写~~的~~的~~书~~书~~不~~不~~是~~是~~以~~以~~我~~我~~把~~把~~事~~事~~情~~情~~说~~说~~成~~成~~英~~英~~文~~文~~的~~的~~理~~理。
先~~剩~~剩~~下~~下~~的~~的~~生~~生~~命~~命~~不~~不~~是~~是~~以~~以~~我~~我~~把~~把~~书~~书~~完~~完~~讲~~讲~~成~~成~~英~~英~~文~~文~~的~~的~~理~~理。
教~~的~~的~~人~~人~~翻~~翻~~译~~译~~了~~了。当然，您也可以写成天书~~的~~的~~理~~理。
不~~缺~~缺~~一~~一~~份~~份~~遗~~遗~~言~~言，也不~~缺~~缺~~一~~一~~个~~个~~故~~故~~事~~事，它~~已~~已~~陪~~陪~~我~~我~~活~~活~~了~~了。
对我~~有~~有~~意~~意。
对一个~~尚~~尚~~有~~有~~理~~理~~的~~的~~话~~话

惟有王城最堪隐，
万人如海一身藏。

——苏轼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
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

合租客甲 从前有个人，来到一片茂密的森林，想栽出一棵参天大树。

合租客乙 结果呢？

合租客甲 死了。

合租客丙 该。

合租客甲 他又栽，死了。他还栽，继续死。他继续栽，还死。再栽，再死。

合租客乙 上帝就没感动一下？

合租客丙 你看，想到上帝了。为什么一定得想到上帝呢？

合租客甲 上帝没感动，上帝看烦了。他说你为什么
不试试种点草呢？

合租客乙 跑森林里种草？脑袋被上帝踢了？

合租客丙 他种了没？

合租客甲 他弯下腰，贴着地面种出了草原。

——《城市启示录》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余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先是脖颈处薄薄地一凛，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余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雾霾里。

能见度一百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余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词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五十？他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一串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儿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PM2.5爆表，预约的访谈照常？他回：当然。只能照常。霾了不是一天两天，一爆表就不干活儿，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

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儿算一点儿，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

那人先砸碎的是厨房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的遥远，余松坡没当回事，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玩

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他扬起下巴，让吉列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

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余松坡正在比画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崭崭地留在那里，茬口切割一般的整齐。罗冬雨打了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她醒来是因为余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余果还是空荡荡地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她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了。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待会儿就收拾。”她说的是地上的碎玻璃。

“保留现场，”余松坡说话的时候能感到喉结在手底下艰难地蠕动，“出现了恐怖分子。”他想把这个清早弄得轻松一点儿。他很清楚，这幽默不是为了宽慰罗冬雨，而是缓解自己的焦虑。惹事了，但他搞不清惹下的事对正在演的戏和自己的艺术生涯有多大影响。他确信自己是个优秀的戏剧导演，他也确信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戏剧演员，他的表情已经跟刚才的幽默貌合神离，所以他如实地补了一句，“有人砸了咱们的窗户，我马上报警。”他把纸巾从伤口上拿下来，血还在往外渗。

“我去拿创可贴。”

罗冬雨转身去找药箱。睡袍摆动，余松坡看见她光滑圆润的脚后跟。他把厨房的百叶窗也拉下，雾霾锁城，两个好看的脚后跟是多么奢侈。

从房间里出来，罗冬雨已经换上了家居服。她在穿衣镜前给余松坡贴创可贴。先用酒精棉球消毒，余松坡痛得暗暗抽冷气。他仰着脖子，目光向下只能看见罗冬雨头发缝中白净的头皮。沙宣洗发水的味道。不管他和祁好用什么牌子的洗发水，罗冬雨都坚持用沙宣，她自己买。散发着好闻味道的黑发中间那道笔直的头缝，让余松坡发现了别样的性感。他突然想抱一抱这个在他们家做了四年保姆的女孩子，或者被她抱一抱。跟欲望无关，是脆弱。好女人总能让男人感觉自己是个孩子。他有点觉得自己不容易了，媒体和舆论对他的新戏似乎已经不是感不感冒的问题了。

“该嫁了，小罗。”他说。

“等一下。”罗冬雨说。她是让他别说话，喉结上下蹿动影响她操作。

余果在咳嗽。她把创可贴的两端按了一下，去冰箱里取出昨天调制的萝卜蜂蜜水。霍大夫说，别没事就给孩子吃药。两周前她和祁好带余果去看传说中的中医霍大夫。余果咳嗽一个半月，北京能跑的医院都跑遍了，

能吃的药也都吃遍了，还是咳。祁好朋友的朋友介绍了霍大夫。霍大夫很神，他的神不在只有三十二岁就成了传说，也不在他七岁成了盲人，也不在他极少开常规的药方，只以食疗和推拿手法祛病；他的神在于听完罗冬雨详尽地罗列了余果一个半月来的病情与反复，以及余果的日常细节之后，慢悠悠地转向只能偶尔插上几句话的祁好，更加慢悠悠地说：“你这当妈的得上点心啊。”

他一个年纪轻轻的瞎子怎么就断定我不称职？回家的车上祁好一路都在流眼泪。他们在霍大夫跟前没有透露出半点私密的信息，三个人自始至终都没给对方任何称谓。霍大夫把过脉，说当如此如此。开出的唯一方子是，咳嗽时喝萝卜蜂蜜水。管用，这几天余果几乎不咳了。但从昨天下午开始，雾霾卷土重来。玻璃一碎，余果在睡梦中也有了反应。

照祁好出门前拟定的食谱，罗冬雨做好早餐。跟一个多月来的每一天一样，余松坡在早饭桌上都要解决很多问题，家里的，剧组的，媒体的，好像是余果咳嗽以后他才开始忙的。今天他没法送孩子去幼儿园了。当然他也没送过几回。余果现在上中班，一年半里送接都算上，他进幼儿园也不超过十次。祁好稍微要多一些，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物这事也让保姆来办，有点不合适。在饭桌上余松坡拨打110报了案，砸了厨房又砸卫生间，

肯定有预谋，姑息只能养奸。

作为在美国待了二十年的“海归”，这点法律意识还是有的。有话法庭上说，谁都别在背后耍小动作；砸玻璃，简直可笑到下流，不能忍。不过他一会儿就出门，录口供只能罗冬雨代劳了。还有，警察来过之后，赶紧给物业打电话报修，冷风受得了，雾霾受不了。看过那个新闻吗？科学家做了实验，小白鼠吸了一礼拜的霾，红润润的小肺都变黑了。黑了就黑了，回不去了。不可逆。罗冬雨记下了。饭后，余松坡在玄关前换鞋时间：

“你祁姐啥时候回来？”

罗冬雨摇摇头，机票不是她订的。

这几天余松坡的胃口欠佳，最爱吃的煎土鸡蛋早餐也只切了蛋白的三分之一。祁好拟的食谱：蛋黄不吃，胆固醇高。罗冬雨吃掉了蛋黄和剩下的蛋白。牛奶（脱脂的），麦片粥（降血脂），烤全麦面包片，西红柿。据说奥巴马早餐也是这些。余松坡多一样，辣椒酱：“老干妈”。这是漂泊海外的后遗症。罗冬雨刚来的时候，余松坡在饭桌上讲过，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戏剧专业的研究生时，有段时间忙论文，顾不上到餐馆里洗盘子搞创收，穷得揭不开锅了，见到彩票信息就两眼发绿。有一天在校园的海报栏里看到条消息，纽约华人留学生协会搞了一个问卷活动，既像脑筋急转弯又像有奖竞猜，回